

# 莫言：文学和慈善，都源自悲悯(下)

的文学。”

莫言认为，作家想创造跟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字风格、叙述语言或主人公形象，是一件困难的事，“当然会不满足”。而这种思考在书法中几乎同频。为摆脱习惯的钢笔字笔路，莫言开始用左手练习毛笔字，以“尝试获得一种陌生感”。“左手从来没有写过字，一笔一画都是笨拙的。刚开始根本就无法掌握，但是坚持下去之后，由生到熟，由不得劲到慢慢地得劲了。”莫言说。

从笔墨里延伸出来慈善意念，一切都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

腊月末的灵光一闪后，莫言和王振随即和中华慈善总会联系，100个福字便成为“莫言同心”项目的开端。云南白药作为爱心企业，出资500万元购买了福字的实体和著作权，并承诺后续5年以300万每年的价格来捐赠“百福”使用权的收益。这2000万的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旗下的“莫言同心”公益项目。

目前，第一批500万元善款已资助了近200个先心病患儿。这让莫言对慈善有了新的思考——尽管个性更倾向于“善不为人知”，但能用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做更多的事，为什么不呢？

2022年元宵节，莫

言和王振一同到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。在那里，有一批来自西藏、甘肃的先心病孩子正在接受手术治疗。

“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儿，可能就一岁多一点，她妈妈带着她。我进去之后，看到她在床上坐着，就伸手握住了她的小脚丫子。当你的手握住一个小孩子娇嫩的脚丫子的时候，一种人类本能的爱确实油然而生。”

说起这一刻，一直平静淡定的莫言脸上真情流露，“能获得这样一种感觉，就是巨大的幸福。难道说是我帮助这个孩子吗？反而是孩子帮助了我、安慰了我，让我联想到人类一代代的延续，生命的可贵。文学就是写生命的，写人、写情感的。”

2023年春节，莫言继续在北京荣宝斋拍卖行拍卖了福字和对联。因是用于慈善目的的拍卖，荣宝斋主动免去了佣金。拍卖所得89.85万元，也直接汇入了“莫言同心”项目中。

## “后诺贝尔奖”的十年

虽然热心公益，但莫言强调慈善是一种“内心需要”，他的人生，是围绕写作来开展的。“我始终就是个作家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离不开写作这个中心。”莫言说。

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位作家而言，

是一个丰碑、一个高度，但很难说它能为创作带来加持。“在获奖之后，有那么几年，确实不得不忙于应酬。”莫言坦言，“不过，有时我在开会的时候，坐在下面，会把手机悄悄地打开，这样就可能在上面学了一个字的草书或者篆书的写法。”

2015年，莫言的大多数时间终于回归书桌。“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作。要完成一个作品，就会相对地把自己封闭起来。”他拿出一些过去的小说素材或毛坯再打磨，2020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晚熟的人》，后又发表了《聂鲁达的铜像》等数篇现代诗歌。

进入花甲之年的莫言，有了很强的探索生活的意愿，也想要拓展自己的兴趣与文化触角。比如研究书法，游历山川大地，以及对戏曲、歌剧、话剧形式的关注。

出身山东高密县的农村娃莫言，对小时候看的搭台戏至今念念不忘。“那会儿无书可读，舞台上的戏，民间剧团演出的这种旧的戏曲，就是我们的教材，看戏也是我们最大的文艺娱乐活动。所以，我对民间戏曲有一种天然的爱。我们那代人写作语言的风格，语言的很多元素也都来自于戏曲，或者受到了戏曲的影响。”

2017年，莫言在《

人民文学》发表戏曲文学剧本《锦衣》，第二年再发表《高粱酒》和小说改编的剧本《檀香刑》。

“我曾经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，向余华、苏童‘发过誓’。”莫言说，“我说过去，我跟你们站在一起，大家都说作家余华、作家苏童、作家莫言。今后再过几年，我跟你们这两个小子站在一起，就是剧作家莫言，不只是小说家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啊。”

“当然，这两个小子一直在冷笑，嘲笑我。”莫言说到这里笑了起来，“所以我写戏，写出剧本来，也是让他们看一看，‘教训’他们一下！”

有些人把莫言定义为“受到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影响的作家”，但莫言认为自己应被归类于现实主义作家。取材于真实新闻事件的《天堂蒜薹之歌》，莫言花了35天即完成全作，愤怒的笔锋直指权力系统

中极度漠视农民利益的官僚主义者。

三年的疫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思考主题。莫言表示，“像这样的一场全球的灾难、瘟疫，我想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在思考。可以写成荒诞小说，也可以写成超级现实主义小说，甚至可以写成新闻小说。每个作家心里面都有一本关于疫情的小说草稿正在酝酿，就是怎么写、何时写、以什么样的形式写的问题。”

他透露，自己从三十多年前就在构思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。“对外放了很多风了，”他笑道，“但是一直没有完成，一直在准备，搜集的相关书籍也有厚厚一大摞了。”

莫言说，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望，就是把这部小说写完、写好。“不过什么时候完成，我真的说不好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脸上露出些许顽皮，“我想总会完成的。”(完)



2022年2月6日，莫言(中)百福筹得善款。